



闻一多在芝加哥美术馆



游国恩在国立青岛大学

在现代楚辞学研究史上有两位大家，一位是闻一多，一位是游国恩。两人既属同庚，又先后在武汉大学、国立青岛大学(1932年更名为山东大学)和西南联大三度同事，研计学问的重点，还同是以楚辞为重点的先秦文学。彼此的学术欣赏和共同的追求，让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，堪称学人友情的典范。

## 三次同事之谊 楚辞大家闻一多、游国恩

□杨洪勋

### 结缘《楚辞》 惺惺相惜

闻一多是在游国恩的启发下进行《楚辞》研究的，两人在研究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，并成为《楚辞》研究的大家。1942年出版的《楚辞校补》是闻一多的代表作，在这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引言中，作者写道：“我应当感谢两位朋友，游泽承(国恩)和许骏斋(维通)两先生。泽承最先启发我读《楚辞》，骏斋最热心鼓励我校勘它。没有他们，这本书是不会产生的。”

闻一多关注《楚辞》始于1929年。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，读到了游国恩于1926年出版的《楚辞概论》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陆侃如在《楚辞概论》序言中称此书是“有楚辞以来一部空前的著作”。闻一多对游国恩在《楚辞》学方面的学术造诣钦佩至极，作了很高的评价，便以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向武汉大学校方推荐了游国恩。游国恩来到武汉大学后，任中文系讲师，讲授中国文学史。这是他们首次共事，从此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。游国恩建议闻一多亦研究《楚辞》，闻一多接受了他的建议，开始关注《楚辞》。

### 在青岛比邻而居

1930年9月，国立青岛大学成立，闻一多接受校长杨振声的聘请，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系主任，教授《唐诗》《名著选读》《英诗入门》等课程。鉴于游国恩在《楚辞》研究上的成就，闻一多极力向校长杨振声推荐游国恩。1931年8月，游国恩被聘任为中文系讲师。闻一多与游国恩再度共事。

如果说在武汉大学时，闻一多与游国恩仅仅是在学术上互相欣赏而已，那么在国立青岛大学期间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来校后，闻一多与游国恩比邻而居，同住学校的第八校舍(今一多楼)。闻一多住在楼上(月租70元)，游国恩住在楼下(月租60元)。从此，两人得以“早晚谈论《楚辞》《诗经》”，有了更多把酒论文的机会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闻一多受游国恩鼓励，开始了《楚辞》的研究工作。

住在第八校舍的还有理学院院长、数学家、博学鸿儒黄际遇，他在《万年山中日记》中，记述三人交往的情景：1932年6月10日：诣闻一多、游泽承宅，助多君伉俪灌园之兴。7月4日：晚饭后仍往一多处茗谈，泽承在座，实秋后至。一多志笃学高，去世绝远。7月7日：闻一多、游泽承来谈。7月17日：夜微雨中访一多大学路，泽承与焉。

1932年秋，闻一多离开青岛，受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。临行前，闻一多将家具及生活用品一并送给了游国恩。从闻一多任教清华大学至1936年游国恩离开山东大学，四年间两人书信往来频繁，其中多为研学内容，交流《楚辞》研究的心得，并互寄文稿。

1933年暑假，游国恩想利用假期到北平看望闻一多，闻一多接信后欢欣鼓舞，于7月2日回信

说：“阔别经年，屡承垂问，私心慰藉，曷可言状，今得悉大驾即将北来，曷胜欣忭!惟盼将大著中有关《楚辞》之手稿尽量携带，借便拜诵。”20天过去了，仍不见游国恩到来，闻一多于同月26日再次致函游国恩，表达了盼望之情：“久候不来，亦无消息，望眼欲穿矣。”后来，闻一多读报方知京汉铁路因故中断，接游国恩信知其已返回青岛，为之遗憾不已。8月21日，闻一多再致游国恩信称：“病中再读大著，渊博精深，突过古人，是诚不愧为后来居上矣。”

### 西南联大开课“摆擂台”

游国恩在青岛，一住就是五年。1932年后，国立青岛大学改名国立山东大学，他继续留任教授，直至1936年离开。

1937年7月，全面抗战爆发，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，任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，为学生开设《诗经》等课程，卓然成为《楚辞》研究的大家。

1939年游国恩随当时所在的武昌华中大学迁到大理喜洲后，正是日寇大举侵华，大部分国土沦丧之时。游国恩忧心国事，开始经常写作旧诗以寄怀。

1942年8月，游国恩应罗常培邀请，离开华中大学赴昆明，任西南联合大学及北京大学教授。游国恩和闻一多第三度聚首，同为中文系教授，交谊更笃。

1943年2月7日，游国恩与闻一多等人围炉谈诗。据浦江清日记：“天阴，寒甚。在闻一多家居炉谈诗。游泽承谈散原诗尤劲。传观诸人近作。佩公(朱自清)晚霞诗、重华黄果树瀑布诗、泽承律诗数章均佳。”

在西南联大中文系，集中了三位举世闻名的《楚辞》专家：系主任罗庸、教授闻一多、游国恩，三人各擅所长。西南联大作为当时办学水平最高的大学，对于教员和学生，提供了极自由的空间。教师在讲授内容、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，几乎拥有全部的主权。规定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，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。有一年，闻一多、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《楚辞》，而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。老师之间有如“摆擂台”一般，各自拿出绝活，吸引学生听讲。这样的安排，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，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。

当时物价飞涨，西南联大教授们穷困潦倒，连一日三餐都不能自保。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，游国恩不得不在中学兼课，闻一多则是挂牌治印，以补家用。1943年秋，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发起卖文售字，闻一多、游国恩与杨振声、冯友兰、郑天挺、罗常培、陈雪屏、唐兰、沈从文、彭促铎、浦江清、罗庸共12位教授发布“开源之道”的广告《诗文书镌联合润例》，上面写着石章每字100元，牙章每字200元。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三年间，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1400方印，亦曾为游国恩刻有印章多方。

齐长城是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，可谁又会想到，在莱芜境内距离齐长城70余公里外的地方，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鲁长城。齐鲁争雄，夹在其中的小小牟国成了天然缓冲区，南北边界上，两段长城对峙，见证了一幕幕腥风血雨，成为山东大地上一段极为罕见的历史人文景观。

2008年12月到2009年3月，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与莱芜市文物办联合，山东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莱芜地区重点区域调查工作全面展开。在莱芜南部徂徕山脉附近，一处类似早期长城形式的大规模石墙建筑遗迹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经过对石墙遗迹和出土文物分析，专家认定该处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遗迹，极有可能是鲁长城遗迹。

鲁长城，史籍里没有任何记载，如果不是有这么一段难以解释的城墙赫然立在那里，大概没人会相信世上有鲁长城。这段遗迹西起莱芜莱城区的崇崖山，向东沿徂徕山余脉蜿蜒断续分布，东至钢城区的黄羊山与青羊崮一带，总长30余公里，全部位于山岭北侧，由石砌的矮墙与城堡组成。

石墙现存高度1米左右，高的达2米以上，厚度为1.2米至2.8米，较厚处以石砌城墙，中间夹杂沙土碎石。石墙多修筑于两山之间的平缓地带，山顶上建有城堡和防卫哨所。城堡多呈圆形，居于山顶最高处，有的瞭望口还依稀可辨。其中，大盘顶是一处面积较大的城堡，南北最长85米，东西最宽42米，城墙最厚处3米，城堡内残存石砌方形房址20余座。

说起山东地区的长城，人们更熟悉齐长城。这处长达1200余里的古代长城被誉为“长城之父”，30年前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》。距莱芜这处疑似鲁长城70余公里外，就有一段构造坚固的齐长城，两者南北相对，几乎平行，呈现出军事对峙之势。

史籍没有记载，并不代表一定不存在。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研究认为，鲁国曾设置并废弃“六关”，而关口往往具有军事防御的职能，而且春秋时期几次重大的战役，像长勺之战、夹谷之会都发生在两长城之间，所以结合记载来看，鲁国并不是一味退让，也有自己的前沿阵地，鲁长城的存在应该是合理的。

作为周朝的两大诸侯国，齐国和鲁国，一个是皇亲国戚，一个是股肱之臣，原本世代交好，但随着齐桓公上台，齐国日益强大，和南面的鲁国发生冲突也就成了迟早的事。

顾名思义，齐长城是齐国和鲁国的分界线。既然有齐长城的存在，为什么鲁国又大费周章修鲁长城呢?其实，当时在莱芜一带，齐鲁两国之间还夹杂着一个牟国。牟国是祝融的后裔，国都位于莱芜辛庄镇赵家泉村。西周的牟国疆域不大，大约包括今天莱芜的东部、南部及新泰、沂源的各一部分。进入春秋战国以后，弱小的牟国生存空间不断遭受侵蚀，不得不依附大国，成为了鲁国的附庸国，一应事务听鲁国差遣。

如果仔细看看莱芜齐长城、鲁长城的走向，可以发现中间存在一个空白地带，两座长城之间，恰恰是牟国的所在。三国之间，齐国居北，牟国居中，鲁国居南。鲁长城所在的山，其实是当时鲁国和牟国的界山，由此可见，鲁长城应当是紧紧沿着鲁国和牟国的传统边界修筑的，当时应有百里左右。正是因为中间夹杂着牟国，鲁国为保北方边境安宁，不得不也修了这么一道长城。

修长城是劳民伤财的大事，当时的鲁国财力有限，城墙是用就地取材的青石干垒而成，再加上长度较短，总体上比较经济实用。

那么，鲁长城究竟是什么时候修建的呢?公元前684年，为报鲁助公子纠争夺君位之仇，即位不久的齐桓公不听管仲劝阻，出动大军攻鲁，进逼鲁国国都曲阜。见大敌当前，鲁庄公发兵抗御，将战场放在了战略要地长勺，长勺正在牟国的境内。

曹刿论战，以少胜多，长勺之战是齐桓公争霸史上一次少有的挫折。这一战，虽然发生在牟国境内，但参战双方在各自边界上修筑军事防御设施以备不时之需，显然是合理且必要的。只不过，此战因为是双方早期交锋，时间仓促，只能临时布防，尚来不及修建长城。

一般认为，齐长城的修建时间最早始于齐桓公，当时只修了西段，位于齐鲁边境地区，主要目的是防御鲁国。显然，齐长城的修建应在长勺之战后。对鲁国而言，看到几十里外齐长城建起，自己相应修这么一道“防火墙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公元前611年，鲁文公重病在身之时，齐军进犯鲁国北部边境。公元前589年，齐顷公也开始了 对鲁国北部边境的侵伐。当时牟国尚在，显然遭受了不小战争的创伤。这两次战役，鲁国均在北部边境，也就是牟国、鲁国交界处进行了严密布防和积极反抗，可以推断此时鲁长城已经建成一段时间。

公元前567年，齐灵公灭莱之后，没有后顾之忧的齐国掉头西扩，攻击鲁国北部边境地区，先后进行了“城之战”“防之战”“崔杼攻鲁”等一系列吞并战争，牟国也沦为了齐国的附庸。原本还有牟国这几十里做缓冲区，可这下子，鲁长城真成前沿阵地了。

综合分析，此段鲁长城的修建应在长勺之战以后，且略晚于几十里外的齐长城，并经过了多次的扩建和加固才有了今天的规模。齐、鲁长城修建时，牟国尚存，两段长城与牟国南北边境几乎平行修建，像是齐鲁版的“三八线”。

当然，这一切还有待更多出土证据来检验。正如方辉所言：“历史太过浩瀚，于文献当中记载的只是九牛一毛，而那些大量未被记载的史实需要考古人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，去发现。”

【文化地标】

## 神秘鲁长城，见证古齐鲁战火烽烟

□张九龙